



黃美津

民國四十九年十月三十一日生

台灣省澎湖縣人

空中大學

現讀／

空中大學

作品／

舞台劇本：

「又是春季」七十七年文建會舞台劇比賽第一

名

「獨一無二」七十七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第二名

草地貴族

舞台劇劇本第三名

黃美津

劇情大綱

近年來，農村人口外流十分嚴重。年輕一輩的勞動人口，紛紛朝向都市發展，投入工商業行列。因此使得農村產生嚴重的勞力不足問題。

其實，各行各業各有一片天空。「行行出狀元」，從事農業工作，並不如想像中那麼樣的乏味，反而在工作中，有著別的行业所沒有的樂趣。

本劇以一個農村青年的生活點滴，說明目前農村生活的現狀和樂趣。以反映現實的方式，呈現農業工作的真貌。

「單身貴族」是工商業社會青年男女所追求的。其實農村的「草地貴族」，其境界、樂趣，比「單身貴族」更勝一籌呢！有志青年何不考慮「回歸田園」，做一個快樂的「草地貴族」？

謹以此劇，喚回農村部分流失的人口，希望能在筆墨上，為農業發展，盡棉薄之心意。

第一幕 第一場

時間：民國七十七年陰曆五月的一個星期六傍晚。

地點：高雄縣杉林鄉陳家三合院大厝。

人物：陳父、陳母、陳清安、林雪莉。

佈景：舞台以陳家前院之曬穀場為主景。

舞台後方為大厝西側之護籠，舞台右方則為大厝坐北朝南之正廳。護籠和正廳相連接成倒L形，位於舞台之後方和右方。

正廳伸入舞台右方，因此只能看到部分陳設。擺設為傳統廳堂之格局。正廳中央靠舞台右側可看見傳統之神案、供桌、供奉神像、祖宗牌位等等。供桌上放著一架電話、一個茶盤，茶盤裏放了一套瓷器茶具。

正廳內緊靠舞台後方有一房門，象徵為陳父、陳母之臥房。而正廳前有走廊和前院相接。

舞台後方之護籠，右側連接正廳，左側則伸入舞台左方，護籠前方亦有走廊和正廳走廊相接。外觀上隔成兩個房間。靠正廳之房門，象徵陳清平之臥房，護籠中央位置之房門，則象徵陳家之浴室、廁所。兩個房間都有窗戶正對著前院。

後方天片佈景則為山坡地之景緻，指點出陳家大厝是建築在山坡地上。

前院曬穀場上，靠近舞台左方有一棵大榕樹，樹上十分突兀的纏著電線，垂掛著一個電燈泡。樹下擺了幾張塑膠的矮凳和一張木製的矮桌子。榕樹根部四週則用磚塊砌成一個約七十至八十公分高的圓型石墩。

舞台右前方偏中央處，用磚塊砌了一個簡陋的磚灶，灶上擺著老式大飯鍋。灶旁放了一大堆柴火，全是些參差不齊的枯枝或木工廢料。

廳前走廊倒放了兩個瓦甕。廊外擺了一組古老的大石磨，石磨上放了一個葫蘆瓢子。

浴室外面砌了一個貼小瓷磚的洗手枱，洗手枱旁邊放了一個老式大水缸，水缸上用一塊木板權充缸蓋。水缸旁則突兀的伸著自來水管、水龍頭的水正好可以流入水缸中。

幕啓：傍晚時分。磚灶上的大飯鍋正冒著熱氣。地上曝曬著一大堆高麗菜乾。

榕樹下矮桌上，放著一個大茶壺和一個碗。

△陳母坐在灶旁的一張矮凳上，一邊削著地瓜皮，一邊看著磚灶裏的火。火似乎弱了，順手抽了一根柴火丟入灶中。

△外面傳來汽車呼嘯而過的聲音。陳母似乎在期待什麼，不由得伸長了脖子向外看著。院外似乎沒有什麼動靜。陳母神色顯得有些失望，又低下頭認真的削著地瓜皮。

△陳父由舞台左側上。一身莊稼漢打扮、捲著褲管、穿著長統大雨靴，拿著一個斗笠一邊搨風、一邊走進來。

陳父：（喃喃自語）六月天，火燒埔，熱甲跑沒路。

陳母：六月還沒到呢！——（抬頭）平仔呢？

陳父：還在收傢私。①

陳母：你這個人就是這樣，講到做食②，晚晚才要去，量甲③要返來。放給他一個人去沒閒④。

陳父：是平仔叫我先返來的——哎！阮孝生⑤友孝⑥，給你爸⑦先返來休暱⑧，怎樣，不行啊？

陳母：伊叫你先返來，你就真的先返來？果子園的傢私那麼多，你不曉收煞⑨再鬧陣⑩返來？

△陳父啞口無言，却又很不以為然。

陳父：你今天吃不對藥喔？管東管西。

△陳父徑自走到榕樹下，腳下忙著掙脫雨靴，手上却忙著倒水喝，仰起頭喝了一大碗水。

△陳母依然削著地瓜皮。

陳父：我的淺拖⑪呢？

陳母：我那會知？看有在案桌下腳沒？（自言自語）物件也不要放歸位⑫，黑白⑬擲！

△陳父無話可答，拎起雨靴，赤腳走入廳內，果然在供桌下找到拖鞋，拿出來穿上，順手把雨靴踢進供桌下

。走出大廳，到洗手枱下拿出一個鋸皮水桶，掀開水缸想舀水，却找不到水瓢，東張西望一番，看見葫蘆

瓢子放在石磨上，神氣的拿起瓢子到陳母面前示威。

陳父：你呢？物件不是黑白擲？

△陳母有些得意，抬頭瞪了陳父一眼。

△陳父有些得意，掀開鍋蓋舀熱水。

陳父：去給我拿內褲，我洗一下身軀。

陳母：等一下再洗啦！去後尾⑭給我刮一隻雞，揀較肥的。

陳父：刮雞要做啥？免啦！稱彩⑮煮煮就好。

陳母：刮好啦！安仔講今天要返來，刮一隻給伊補一下。

陳父：伊在台北又不是沒吃過雞肉，稀罕啥？

陳母：台北吃的搵是⑯飼料雞，不好啦！土雞仔較補。去刮啦！刮才去洗身軀。

△陳父有些為難，一付不太願意去的樣子。

陳父：——哎喲：免啦！橫直⑰伊今天也不一定回返來了。

陳母：你又知影⑱伊今天不會返來了？

陳父：天都要暗了，到現在還沒看到人影，會返來才有鬼！

陳母：伊上禮拜打電話不是講今天要返來？

陳父：伊那一擺^⑱講話有算話？空殼支票開一大堆，沒效啦！那是你在信伊，你爸才沒在聽伊吐氣。

△陳父邊說邊掀鍋蓋想舀熱水。

△陳母有些火起，伸手用力壓下鍋蓋。

陳母：（大聲）去剗啦！剗一隻雞你也笨懶。

陳父：——（吼）不用滾水燙雞毛啊？！

△陳母一怔，放開手。

△陳父有些心不甘情不願的舀熱水到水桶中。

陳父：你爸得要剗雞友孝伊喔？免！吃伸的^⑳才有伊的份！

陳母：你這個人很私偏喔！平平是你的考生，我看平仔較有你的緣，得你疼！安仔就較沒你的緣，顧你怨。

陳父：那有？還不是攏同款？^㉑

陳母：同款不同師傅呢！你心肝內在想啥！我知知咧！

陳父：我那有在想啥？你才有在想啥！你以為我不知喔？免相騙啦！你有幾步，你爸攏知影。

陳母：（氣）知影啥？知影啥？莊仔內的囡仔^㉒出外去吃頭路^㉓，一年冬穿得返來幾趟？做父母的人，那一個不

是剗雞燉鴨，歡歡喜喜給囡仔燉補？只有你！請你剗一隻雞你都做不到，好像不愛考生返來。

△陳母有些委屈而哽咽。

△陳父有些不知所措。

陳父：我現在不是要去剗了？還唸啥？

△陳父提起熱水走入正廳，一路嘟囔著入舞台右方下。

陳父：查某人^㉔就是查某人，番仔番比霸^㉕！

△門外再度傳來汽車引擎聲。

△清安和雪莉提著行李和禮物進來。

清安：阿母！

陳母：（喜出望外）你返來了啊？那會這麼晚才到？

清安：高速公路塞車啦！

雪莉：伯母您好！

陳母：（打量雪莉）好！好！好！

清安：阿母！我給你介紹，伊是我的女朋友——Charlie！

雪莉：伯母！你別聽他胡說，我是清安公司的同事，我叫林雪莉。

陳母：同樹啊？同款啦！同款啦！坐啦！坐啦！

清安：阿母！伊是外省仔！你講台語伊聽沒啦！

陳母：喔！外省的啊？（改口講國語）請坐啦！請坐啦！

雪莉：謝謝！

△雪莉看看四週，只有幾張小板凳，面露為難之色，不知道該不該坐下來。

陳母：（朝後院喊）阿茂啊！阿茂啊！安仔返來了——

（對清安）你阿爸在後尾刈雞，我來去叫伊。

清安：不用啦！我來去就好。（對雪莉）走！去看我爸爸殺雞。

雪莉：殺雞啊？（面有難色）你自己去看，我不敢！

清安：好吧！那我去跟我爸爸打個招呼，你跟我媽聊一聊。（笑）我媽的台灣國語還可以講兩句啦！

雪莉：嗯！

△清安穿過正廳入後院。

△雪莉漫不經心的看看四週的環境。

△陳母顯得既興奮，又緊張。

陳母：林——林小姐！

雪莉：伯母！你叫我雪莉就好！

陳母：喔！寫莉！坐啦！

雪莉：謝謝！——你們家現在還用這個煮飯啊？（指大灶）。

陳母：沒有啦！我們有大同電鍋啦！現在這個在煮洗澡水的啦！

雪莉：燒洗澡水啊？那多不方便，裝個熱水器嘛！

陳母：熱水器啊？有啊！有啊！我們家有一個啊！我們陳清平去買的啦！他說時代進步了，洗澡要用那個。

雪莉：那你還燒這個？

陳母：哎喲！那個要用瓦斯煮才可以呢！很貴呢！我用這個燒都不要用錢去買，水也會熱啊！

△雪莉一愣，忍不住笑了笑。

△陳母不以為意，得意的說著。

陳母：我們陳清平就是不會省錢啦！買什麼熱水器，裝什麼沖水的廁所、洗身體的浴室弄得花花綠綠。漂亮是很

漂亮，可是要花很多錢吔！

雪莉：這是應該的嘛！現代生活進步了，生活水準也應該提高了。

△陳母似乎沒聽懂雪莉的話意，又與沖沖的說著。

陳母：我們陳清平脾氣不好啦！但是很友孝啦！我叫他不要用瓦斯煮，他就不要煮，我叫他檢這個木頭回來給我煮，他就檢回來給我煮。

雪莉：喔！那很好啊！我很久沒看過人家用這種大灶煮東西了，蠻有意思的。

陳母：寫——寫莉！我叫你阿莉好了啦！

雪莉：可以啊！阿莉聽起來反而順耳。

陳母：順耳？……阿莉啊，你和我們陳清安一起吃……吃那頭路啊？

雪莉：頭路？……喔！你是說工作啊？對！對！對！我們在同一個公司上班。

陳母：對啦！對啦！我就是說上班啦！你們是一起上班的好朋友啦！

△雪莉禮貌含笑點頭。

△陳母似乎找不到話題，有些手足無措。

陳母：噯！你——請坐啦！請坐啦！不要站啦！給你站不好意思啦！

雪莉：喔！謝謝！

△雪莉看看四週，實在找不到合適的地方坐，只好坐在榕樹下的石礮上，儘量保持優雅的坐姿。

△陳母似乎開竅了些，上前拿碗倒了一大碗冷開水。

陳母：吃這個冷滾水啦！天氣很熱喔！

雪莉：噯！不用了！我——

△陳母不由雪莉分說，將大碗水遞了過來。雪莉無可奈何，只得接下。

雪莉：謝謝！

陳母：不要謝啦！自己人不要客氣啦！……喝啊！這是開水呢！有煮過的啦！我們陳清平說喝的水要煮過才不會

肚子痛。

雪莉：我知道！謝謝！

△雪莉不太願意喝那一大碗水，只好意思意思的沾了一下嘴唇，將碗放下。

雪莉：我現在還不渴，我等一下再喝。……對了！

△雪莉拿起一盒禮物，送給陳母。

雪莉：這是一點小禮物！

陳母：哎喲！人來玩就好！送東西幹什麼？不好意思啦！

雪莉：一點點小意思嘛！不要客氣。

陳母：——好啦！那我就不要客氣了！謝謝啦！

△陳母將禮物放在灶旁，坐下來削地瓜皮，不時看看雪莉。

陳母：我們陳清安很乖啦！你放心啦！他不會欺負你啦！

△雪莉楞了楞，不解陳母話意，只好笑了笑。

陳母：我兩個兒子，就是我們陳清安比較有「出脫」²⁶啦！他很會讀書喔！以前考試都考第一名呢！還有讀大學喔！我們這裏的人喔！讀大學的全部三個呢！所以他去做兵回來，找頭路就找到了。

雪莉：喔！是啊！他很不錯！挺優秀的。

陳母：他很友孝呢！他說以後要賺很多錢，在台北買那個高樓大廈，以後要帶我去台北住，去好命呢！

雪莉：喔？那很好啊！你真幸福！有這麼孝順的兒子。

陳母：對啊！我們陳清安是很孝順呢！我有去台北找他啦！他帶我去那個百貨公司喔！買衣服給我穿呢！那個衣服很多錢喔！三千塊呢！——我拿給你看看！

△陳母興沖沖起身，拿著禮物進房間。

雪莉：不用了啦！——

△雪莉阻之不及，無可奈何的搖了搖頭。起身無聊的四處看看。

△陳父拿著一把大菜刀，由右側上，穿過正廳大喇喇的走到雪莉面前。

△雪莉見陳父拿大菜刀，嚇了一大跳，急忙退了兩步，防賊似的看著陳父。

△陳父憨傻的朝雪莉笑著，一邊很大方的打量著雪莉。

△雪莉被看得渾身不自在，只好尷尬的笑了笑。

△清安拿著手帕，一邊擦手，一邊出來。

清安：Charlie！我爸聽說你來了！一口氣殺了兩隻鴨！

雪莉：喔！（點頭致意）伯父好！

陳父：好！好！（言外有意）真好！真好！

△陳父仍然很欣賞的盯著雪莉。

△雪莉臉上不自在的笑著，小心的防著陳父的刀，拿起禮盒來。

雪莉：陳伯父！這是一點小意思！

陳父：免啦！人來就好！那麼厚禮數，還提伴手²⁷？

清安：阿爸！這是雪莉的好意，給伊收起來沒要緊啦！

陳父：歹勢²⁸啦！

△陳父說著，笑嘻嘻將禮物收下。

△陳母與沖沖穿了一件大衣出來展示。

陳母：就是這件啦！我穿很好看喔！三千塊呢！我都「不甘」²⁹穿呢！

陳父：你是在發燒啊？熱這樣，穿這件要去那裏？

△雪莉忍不住偷偷笑了笑。

陳母：（不服的）我穿給阿莉看，不行啊？阿莉，你看有水³⁰否？我們陳清平也說水呢！

雪莉：很好看！很好看！

清安：媽！你別在那裏獻寶了好不好？收起來啦！

陳母：好啦！好啦！

△陳母脫下大衣，順手抓過陳父手中的禮物。

陳母：你雞是刮好了沒？

陳父：喔！好啦！（對雪莉）阿莉！在阮家吃暗頓³¹，我來去刮雞請你。

△雪莉聽不懂陳父台語，看看清安。

清安：我爸爸叫你在我家吃晚飯。

雪莉：喔！謝謝！謝謝！

陳父：免謝啦！免謝啦！攏是自己的人，謝啥？

△陳父興奮的揮揮菜刀，轉身入後院。

陳母：安仔！你和阿莉在這裏開講³²我來去煮吃。

清安：喔！

△陳母將衣服和陳父的禮物拿入自己的房間。

雪莉：喔！你爸剛才把我嚇了一大跳。拿那麼大一把菜刀。

清安：鄉下人就是這樣，你別介意。

雪莉：不會啦！其實他們都挺可愛的。

清安：你不討厭他們，我就放心了。

雪莉：你爸爸媽媽跟我又沒有什麼關係！我喜不喜歡他們，你操什麼心啊？

△清安欲言又止，尷尬的笑了笑。

雪莉：對了！你哥哥呢？

清安：大概還在果園裏忙吧！——你怎麼這麼關心我老哥啊？你又不認識他。

雪莉：哈！我已經迫不及待想看看你嘴裏那一個「嗜酒如命」、「頑固落伍」的老哥，到底是什麼德行。

清安：在你的想像裏，他應該是什麼樣子的？

雪莉：嗯！——依常理來說！你們兩個既然是兄弟！外形長相應該是差不多才對！可是你說他「嗜酒如命」、「頑固落伍」，這種氣質又跟你這一位「形像端正」、「積極上進」的弟弟差了十萬八千里，所以我覺得很

難想像他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

清安：喔！我在你眼裏是「形像端正」、「積極上進」啊？有那麼好嗎？

雪莉：你哥哥有那麼壞嗎？

清安：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雪莉：你如果有那麼好！那你哥哥就不應該有那麼壞。

△清安一愣，無話可答。

△清安，雪莉對話時，陳母由房內出來，收拾地上的高麗菜乾。

陳母：（邊收邊說）晚上我煮這個給你吃！很好吃喔！

△雪莉笑笑，蹲下來幫忙收拾著。清安也跟著蹲下。

雪莉：這是什麼東西啊？

清安：高麗菜乾啊！我媽說晚上要煮這個給你吃。

雪莉：這個——能吃啊？

清安：當然！你晚上吃吃就知道了，味道不錯喔！

陳母：對啦！對啦！這個好吃吧！

△雪莉抓了一把高麗菜看了看，一臉不敢恭維的表情。

陳母：安仔！你要給阿莉講！咱們莊腳人較稱彩，叫伊不要客氣，客氣就沒意思。等一下誤會咱們招待不週到。

清安：好啦！我知啦！

△陳母收好地瓜、高麗菜起身。

陳母：（對雪莉）你和我們陳清安一起講話！我去煮飯喔！不要客氣啊！客氣不好啦！

清安：（不耐煩）好啦！好啦！快去煮啦！一頓飯是要煮到什麼時候？

△清安連推帶送，終於將陳母趕入後院。

陳母：好啦！好啦！是沒要去煮了？

△雪莉見狀，無可奈何的笑了笑。
清安：真受不了！

雪莉：你難得回家一趟嘛！你媽難免會比較關心你。你媽剛才在跟你叮嚀什麼啊？我的閩南語實在太差勁了。一句也沒聽懂。

清安：我媽叫我跟你說，叫你不要太客氣，把這裏當做你自己的家。

雪莉：喔！噯！陳清安！我警告你喔！從現在開始！不許你再在你爸媽面前，說我是你的女朋友。

清安：——開開玩笑有什麼關係嘛！

雪莉：我是可以開玩笑，但是我不希望引起你爸媽的誤會。鄉下老人家對這種事都是很敏感，很認真的。萬一他們信以為真了，那不是很麻煩了？

清安：他們信以為真，我們就來個假戲真做啊！

雪莉：你少來！我們這一趟是來出差辦公事的，你不要把私事扯進來。

清安：公事！公事！別老惦記著公事好不好？你就不能讓自己輕鬆一下啊？（埋怨的）一點情趣都沒有。

雪莉：情趣？什麼情趣啊？我們又不是來渡假的。

清安：——工作不忘娛樂嘛！把出差當做渡假也沒什麼不好啊！

雪莉：對不起！我「當做」不起來。我只希望趕快把這裏的事辦完，趕快回家。對了！飯店訂的是那一家？我想過去休息一下，開了半天的車，累死了。

清安：我沒有訂飯店吔！

雪莉：（意外）沒有訂？你在台北不是說一切都安排好了嗎？你——你在搞什麼鬼啊？你叫我晚上睡那裏啊？

△雪莉顯得有些不高興，弄得清安有些尷尬。

清安：我——我以為你會有興趣嚐試住我們家這種三合院式的老房子。

△雪莉一怔，態度明顯的軟化下來。

雪莉：謝謝你的好意，不過我想這樣不太方便。——

清安：不會的啦！很方便的。我們家的房子雖然古老了些，可是內部設備還挺現代化的。

雪莉：我不是說這個！……我們公事公辦好不好？

△清安想再說什麼，又說不出口，只得作罷，神情顯得十分尷尬而失望。

清安：好吧！我現在就帶你去住飯店。

△清安提起兩人行李，有些嘔氣的走下。

△雪莉無可奈何的聳聳肩，提起剩下的最後一份禮物。跟下。

△燈暗轉，換場。

第一幕 第二場

時間：前場同一日半個小時之後。

地點：同前。

人物：陳清平、陳清安、林雪莉、陳母、陳父。

佈景：同前。

幕啓：庭院顯得較前場昏暗。正廳內亮起了燈光，八仙桌上擺了五付碗筷和菜肴。

△陳清平一身莊稼打扮，穿著長統雨靴，肩膀上扛了一大竹簍的荔枝進來。將荔枝放下，坐在榕樹下的矮凳上，發現碗裏有一大碗水，倒掉，再從大茶壺裏倒出一大碗喝下。再將長統雨靴脫下。腳上還穿著雪白的襪子。轉身從榕樹的石礮內拿出一雙拖鞋穿上，站起來，到大灶上拿了水瓢，走到洗手枱，從水缸裏舀水出來沖洗雨靴。

△陳母由後院端出一盤菜，聽見聲響，由正廳探頭出來看。

陳母：平仔！你返來了啊！

清平：嗯！我洗一下身軀。

陳母：快洗洗咧！你阿爸還未洗呢！你小弟帶一個查某朋友返來。很水喔！

清平：喔！這樣很好啊！叫伊娶娶咧！你也好抱孫。

△清平說著，把雨靴擺到房門口走廊晾乾。

陳母：那個查某是外省仔！不曉講咱們的話。

清平：那有要緊？安仔和伊講話會通就好了啊！

△陳母一楞，笑了。

陳母：這樣也是有理。快洗洗咧！要吃飯了！

清平：好啦！

△陳母入後院。

△清平進房間。房間燈亮，同時傳出閩南語流行歌曲的聲音。

△不一會，清平拿著換洗衣物出來，走入隔壁浴室。浴室燈亮。清平拿了一個臉盆出來，拿起水瓢，來到大灶旁，掀開鍋蓋，舀了一臉盆的水，端入浴室中。

△浴室中傳來洗澡的水聲。

△雪莉和清安走了進來。

雪莉：我還是覺得不太妥當！自己家裡不住跑去住旅館。

清安：你林大經理要住，小的敢不奉陪嗎？

雪莉：少來！你別賴到我頭上喔！我又沒叫你陪我住。

清安：我沒賴你啊！只不過把你一個人丟在飯店，我真的不放心。

雪莉：你不放心什麼啊！我一個人住飯店好得很呢！（笑）你跟我一起住、輪到我不放心了。

清安：你非得躲我這麼遠，把界線劃分得那麼清楚嗎？

雪莉：你還想怎麼樣？我就是忘了把界線劃分清楚，才糊裏糊塗答應董事長跟你到你家來出差。

清安：能者多勞嘛！這麼重要的事，你這個企劃經理不親自出馬行啊？——跟我出差很委屈是不是？我那麼惹人討厭嗎？

雪莉：不是啦！你又不是不知道公司裏面那些三姑六婆，多討厭啊？這趟回去，不知道要被說得多難聽了。

△清安一楞，笑了。

清安：我倒希望他們說的都是真的。

雪莉：你神經啊！我翻臉囉！

清安：開玩笑！開玩笑！別生氣嘛！

△雪莉瞪了清安一眼，也笑了笑。

雪莉：對了！你們家有沒有電話？

清安：有啊！（指廳內）那不是？

雪莉：可不可以借我打個電話回去給我媽？

清安：當然可以！請便！

雪莉：謝謝！

△雪莉欲入正廳，想到什麼，回頭。

雪莉：哎呀！要送你哥哥的禮物放在飯店忘了拿過來了。你去拿一下好不好？

清安：是！屬下遵命。

△雪莉掏出汽車鑰匙交給清安。

雪莉：車子小心開喔！車況你不熟。

清安：放心啦！車況不熟，技術熟得很。

△清安下。雪莉入廳內打電話。

△外面傳來汽車引擎聲。

雪莉：喂！媽！我是雪莉。——我在陳主任他家啊！——沒有啦！我住飯店。他爸爸媽媽很好客，要請我吃飯。——喂！——喂！我知道啦！你別緊張嘛！——喂！好嘛！我知道！我會儘快的啦！——好！好！好！我晚上回飯店再打給你。好！再見！

△雪莉掛上電話，似乎覺得廳內有些悶熱，用手當扇，搧了搧風，走出正廳。

△在此同時，清平赤裸上身，下身圍了一條浴巾，拿著空臉盆和水瓢，正好由浴室出來，準備舀熱水。雪莉：啊！

△兩人碰上，都嚇了一跳，雪莉立刻別過頭去，羞紅了臉。

△清平也尷尬萬分，顧不得舀水，急急忙忙轉身入浴室。

△雪莉小心翼翼回頭，發現清平已經入浴室，如釋重負的吐了一口氣。無聊的看看四週，好奇的掀開鍋蓋看了看，發現是熱水，不由得朝浴室看了看。猜想到清平可能是要出來舀熱水，會心的笑了笑。

△陳父滿身大汗，由後院端了一大碗熱騰騰的雞肉湯出來。發現雪莉無聊的愣著，急忙招呼。

陳父：哎！阿莉啊！來！來！來！麻油雞！趁燒吃一碗。

△陳父熱心的盛了一大碗雞肉。

雪莉：吃？不用啦！不用啦！等一下大家一起吃嘛！

△陳父徑自將雞肉端到雪莉面前。

陳父：趁燒！趁燒！冷去就較不香。

△陳父硬塞。雪莉只好接下，却發現十分燙手，只好頻頻換手端著，弄得十分狼狽。

陳父：啊！沒拿著啦！

△陳父轉身入廳拿筷子。雪莉急忙將碗放在矮桌上，不住的朝手指頭吹氣，看到陳父拿了筷子出來，急忙把雙手藏到背後，裝出一付若無其事的样子。

陳父：哪！快吃！很補的喔！我們這裏查某人做月內，攏是吃麻油雞補月內。

△雪莉聽不懂陳父在說什麼，只好猛陪笑臉。

陳父：快吃啊！趁燒！冷去就不好吃了。

雪莉：喔！謝謝！

△雪莉拿著筷子，既不想坐在矮凳上吃，也不想端起碗來吃，對陳父又有些難以應付。顯得手足無措，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陳父：（不解）吃啊！別客氣啦！吃啊！

雪莉：喔！吃！吃！吃！謝謝啊！

△清平穿著一件無袖汗衫和運動短褲，由浴室出來，見狀，立刻轉身入浴室拿臉盆出來。

清平：阿爸！你去洗身軀！我給你端熱水。

陳父：喔！順便去給我拿衫。

清平：好！

△清平舀了一大臉盆熱水，端入浴室，又走入正廳，到陳父房間去。

陳父：你快吃啊！冷去就不好吃了！

雪莉：好！好！你去洗澡！你去洗澡！我慢慢吃！慢慢吃！

△雪莉半推半送將陳父送入浴室。這才放下筷子，誇張的吐了一口氣，却發現清平正好拿著陳父衣物走出來，立刻裝出一付若無其事的樣子。

△清平不由得笑了笑，將陳父衣服拿到浴室門口。

清平：阿爸！你的衫啦！

△浴室開了一個門縫，陳父伸出手出來拿衣服。

清平：燒水有夠否？我再端。

陳父：不用了！有夠了。

△浴室關上。清平徑自走入房間。房間閩南語流行歌曲的聲音停了下來，由窗戶外可隱約看見房間內人影晃動著。

△雪莉顯得有些不自在、無奈的把玩著榕樹上掛著的小燈。一不小心把燈泡扭亮，把自己嚇了一大跳。

△在此同時，清平房間燈滅，清平換上一套休閒裝，頭髮也梳理得服貼整齊，拿著一把椅子出來，放在矮桌旁。

清平：請坐。

△雪莉嚇了一跳，回頭，看見清平模樣，覺得有些意外，不由得看呆了。

清平：對不起！嚇了你一跳！

雪莉：喔！沒有！沒關係啦！

清平：我叫陳清平。你大概就是我弟弟的女朋友吧！

雪莉：喔！不！不！不！我是你弟弟公司的同事，我叫林雪莉。我們公司派我跟他一起出差。

清平：喔！——清安一年多沒有回來了！我爸媽一天到晚唸著他。

雪莉：大概是太忙的關係吧！他是公司外務組的主任！整天在外面跑，比較忙。
清平：大概是吧！

△兩人似乎沒話題可談了，沉默了下來。

△雪莉忍不住打量著清平，令清平有些尷尬，又不知道該如何應付。

雪莉：你——你真的是陳清安的哥哥啊？

清平：是啊！——（笑）那裏不對嗎？

雪莉：沒有！只是跟我想像的不一樣。

清平：那裏不一樣？（笑）你想像的是什麼樣子？

雪莉：——沒什麼！

△兩人又沉默下來。

△雪莉忍不住又看看清平。一付疑問很多的樣子。

△清平顯得有些不自在。

清平：——你坐一下！我到廚房看看我媽有沒有什麼地方需要我幫忙的。有客人來，她一定又忙得昏頭轉向了。

雪莉：喔！好啊！你忙你的，不要管我。

△清平客氣的點頭致意，轉身到後院去。下。

△傳來汽車引擎聲。

△清安捧著禮盒進來。

清安：Charlie！你買這是什麼東西要送我哥哥啊？這麼重。

雪莉：（沒好氣的）半打大麴酒啦！

清安：你送這麼多酒幹什麼？

雪莉：還說呢！都是你啦！跟我說你大哥是個（嗜酒如命）的老酒鬼，所以才買那麼多酒投其所好，做公關啊！——都怪你啦！

清安：我跟你說我哥哥嗜酒如命，可沒叫你送他這麼多酒吧！怎麼能怪我？

△雪莉沒好氣的瞪了清安一眼。

清安：沒關係啦！買都買了，就送嘛！我大哥不會介意的。

雪莉：他不介意我介意啊！我現在覺得我送這個禮，送得很沒水準。

清安：那你買的時候，怎麼不覺得沒水準？

△雪莉愕然，無話可答。

△清平端了一盤菜入廳，發現清安在院子，大喜，出來。

清平：清安！

清安：大哥！

△清平開心的打量清安一番。

清平：一年多不見，你瘦了！

清安：哪有？還不是老樣子。標準體格吧！

清平：出門在外，多注意自己的身體，下次要回來之前，先把自己養胖一點。剛才媽在廚房，一直在說你瘦了。

清安：哎！媽就是愛嘮叨！你聽她的？來！我給你介紹一下。

雪莉：不必啦！我們剛才見過啦！

清安：喔！哎！這是雪莉要送你的禮物。

△清安一股腦將禮盒塞到清平手上。

清平：這——怎麼好意思，讓你破費。

雪莉：那裏！不是花我的錢，是公司送的。你別客氣。

清安：對！是公司花錢，可是禮物却是她選的。

清平：喔？這是什麼東西啊？這麼重？

清安：半打大麴酒，雪莉以為你是個醉鬼呢！

△雪莉顯得十分尷尬，瞪了清安一眼。

清平：林小姐會以為我是醉鬼，一定是你在地面前破壞我的形像，對不對？

雪莉：對！對！對！是他說的。

△清安一楞，無話可答。

清安：哇！怎麼？才剛認識就聯合起來對付我啊？好！好！好！我投降，我道歉可以了吧！

清平：（對雪莉）我是常常喝酒，不過我都喝我自己釀的水果酒。很少喝其他亂七八糟的酒。

清安：對！對！對！我大哥很會釀水果酒喔！（指荔枝）這一大筐是你今年準備釀荔枝酒的材料吧！

清平：嗯！去年釀的還有一罈沒有喝，什麼時候你們要回台北，帶回去喝。女孩子喝水果酒最好了！養顏又美容。

清安：嘿！又在蓋了！（對雪莉）喝酒傷肝，你別聽我大哥的。

雪莉：不！我相信。你哥一定是常喝水果酒，皮膚才那麼好！

清安：哎！你又知道我大哥皮膚好了？
雪莉：（脫口而出）我看到了啊！

△清安愕然。

△清平，雪莉也立刻羞紅了臉。

△大幕緩緩落下。

第二幕

時間：前幕同一日晚上九時左右。

地點：同前。

人物：同前。加蔡旺。

佈景：同前。

幕啓：廳內燈光昏暗。前院榕樹上垂掛的燈泡反而顯得特別明亮。

△陳父坐在榕樹下，正在沏著老人茶喝。

△清平剝著荔枝皮，一顆顆放入瓦甕中，正在釀製荔枝酒，荔枝所剩無幾，顯然工作已近尾聲。

△陳母用彩色包裝帶，正在編織籃子。

陳父：哪！喝啦！

△陳父沏好茶，拿了一杯起來喝

△清平轉身，拿了一杯遞給陳母，自己也拿了一杯喝。

陳父：這個囡仔真不是款³³，自己厝裏不暍，跑去暍旅舍！

陳母：阿莉就不愛住在咱們家，安仔沒陪伊去旅舍住也歹勢。管伊啊！由在伊啦！

陳父：由在伊？厝邊頭尾³⁴若是知影，閒仔話傳出來就歹聽了。

陳母：阿莉若來咱們厝暍，閒仔話就好聽了？老翻癩！³⁵

△陳父會心一笑，又喝了一杯茶。

陳父：我看叫安仔量早娶娶咧！在台北有一個某³⁶可管，也較定著³⁷。

陳母：這我有贊成，另日請一個媒人去他厝講講咧！看要送多少訂，要吃多少餅。

清平：林仔好像不是安仔的查某朋友啦！八字還沒有一撇呢！你們就在那裏緊張。

陳父：不是牽久就是了！安仔要牽查某很簡單的！那像你，吃到三十幾歲了，還牽沒半個。

△清平一怔，慘然一笑，將白糖放入瓦甕中，悶聲不吭的封著甕口。

△陳母察覺清平反應，猛向陳父使眼色。

△陳父看看清平反應，有些不好開口再說什麼，只好猛喝茶。

△氣氛變得有些沈悶僵硬。

△清平迅速細好甕口，扛起瓦甕，放到廳前廊下。

清平：——我要來去睇了！

△清平徑自走到洗手枱洗了洗手，頭也不回的進房間。

△房間燈亮了一會兒，又熄滅。

陳母：（責怪的）你看你！那隻嘴只有會曉吃，不曉講！講那些做啥？

陳父：我講這樣又不是什麼歹話了！娶沒某就沒某，怕人知做啥？又不是人才在輸入！有什麼可歹勢的？另日你爸來去菜市場給伊喊一個返來做某。

陳母：（怒）去喊啊！去喊啊！瘋人講瘋話！沒一句正經的。

△陳父嘿嘿一笑，自願的喝著茶。

△清安和雪莉提了一些點心進來。

△雪莉刻意換了一條褲裝的休閒服。

清安：阿爸！阿母！吃點心啦！

陳父：哎！來！來！坐！坐！吃茶啦！

雪莉：謝謝！

△雪莉大方的在矮凳上坐下。

清安：阿爸！Charlie！是「茶道高手」喔！叫伊泡一杯給你吃看看！

陳父：喔！好啊！

雪莉：（客氣的）我——我沒啦！不好啦！

清安：哎！你不要客氣了啦！（拿茶罐）我們家的茶葉不好倒是真的。

△雪莉無奈，接過茶罐聞了聞。

雪莉：——鐵觀音？不錯嘛！

陳父：鐵觀音？對啦！對啦！這是鐵觀音啦！——噯！你厲害喔！聞一下就知影。內行！內行。

△陳父豎起大姆指稱讚著。

△雪莉不解其意，也豎起大姆指稱讚著。

雪莉：嗯！好茶！好茶！

清安：噯！你含蓄一點好不好？我爸是在稱讚你很內行，一聞就知道是什麼茶。你跟人家好什麼好。

△雪莉一怔，不好意思的收回手。

雪莉：噯！沒什麼啦！平常喝多了，比較知道啦！（對清安）你爸媽在說什麼，你幫我翻譯一下嘛！

清安：活該！誰叫你不學閩南語？

△雪莉一怔，無可奈何的尷尬笑笑。熟練的沏著茶。

△陳父認真的看著雪莉沏茶。

陳父：嘿！有兩步七仔³⁸喔！

△雪莉並沒有聽懂陳父話意，自顧的沏出五杯茶。

雪莉：嚐嚐看！沏得不好！

△大家各自拿起一杯茶喝著。

清安：怎樣？好喝吧！

陳父：嗯！讚！讚！讚！

陳母：好吃！好吃！還是你較會曉泡。

△雪莉四下張望，回頭看看清平房間。

雪莉：（對清安）你大哥呢？請他出來喝一杯嘛！

陳父：大哥啊？縮在房裏啦！

陳母：（對清安）你阿爸講伊娶沒某，心情在壞啦！

陳父：你去叫伊出來！娶沒某就娶沒某！又不是什麼歹事情，心情壞做啥？

陳母：別叫伊啦！給伊去睏啦！明天還要剪荔枝呢！

清安：喔！

△清安起身又坐下。

△雪莉臉上明顯的露出失望的神采。掩飾的喝了一杯茶。

雪莉：你爸媽在說什麼啊？——算了，你聽不懂最好！

雪莉：到底什麼事嘛？告訴我啊！

清安：家務事啦！你問這些做什麼？

△雪莉一怔，不好再往下追問，只好作罷。

△電話鈴響。清安起身入廳內接聽。

清安：喂——喂——是——喔！等一下啊！Charlie！你媽打電話找你。
雪莉：謝謝！

△雪莉急忙入內，接過話筒。

雪莉：喂！媽！（對清安）出去啦！我跟我媽說悄悄話！

△清安有些沒趣，也只得退了出來。

△雪莉高興的講著電話，聲音隱去。

陳父：誰打來的？

清安：她的老母啦！

陳父：（笑）噯！那你沒和你丈母³⁹講兩句？叫伊來咱家逗逗啊！要做人家的子婿⁴⁰，嘴要較甜些。

清安：（苦笑）還早呢！

陳母：二十八歲了，多早？要和平仔比多歲啊？

清安：台北現在在流行「單身貴族」呢！愈慢娶，行情愈好！

陳父：好一個屁，你趕快和阿莉參詳⁴¹一下，量甲結婚結結咧！你爸想要抱孫了。

陳母：對嘛！別日生囡仔！才帶返來給我帶。

清安：沒那麼簡單啦！時間還沒到。

陳父：什麼時間？春牛圖拿來看！看要什麼好日都有。

清安：（無可奈何）哎呀！不是那種時間啦！

陳父：噯！你這個不正囡仔在變什麼把戲？叫你娶一個某，艱苦受苦？

清安：不然你們以為很快活啊？Charlie！是我們公司計劃部的經理也！「女強人」也！比我還大，我還歸她管呢！稱稱彩彩就要叫伊點頭嫁我喔？較早睡較有眠。

陳父：哭餓！這樣是要怎樣娶？不就娶一個媽祖婆返來奉待。

陳母：阿莉也是沒意思。查某人不嫁疍生子，做什麼經理，「女強人」？

△雪莉掛上電話，出廳門，聽見陳母說話，一臉不解的樣子。走過來，禮貌笑笑。

雪莉：（對清安）你媽在說什麼啊？

清安：沒有啦！我媽說你是女強人。你媽打電話說什麼？

雪莉：還不是老詞，叫我事情辦完趕快回去！

陳母：阿莉啊！阿你媽媽要叫你辦什麼事啊？

雪莉：沒有啦！不是我媽叫我來辦事，是公司派我來出差，我媽叫我辦完事趕快回去。

陳母：對啊！你是來辦什麼事啊？

清安：哎喲！你們越說越糊塗了，我來說，我來說！我們家這塊山坡地，不是很大片嗎？我建議我們公司買我們家這塊地下去蓋廠厝。董事長才派伊來看，若是蓋下去會賺錢，公司才要給我們買。

陳父：哎！咱家這塊山坡地，給你拿去蓋廠厝，果子要種在那裏？

清安：這塊地若賣會出去，咱家就是有錢人了，還種果子要做啥？頭殼壞去啊！

陳父：——種果子，每年都有收入啊！地賣去就沒有了呢！

清安：種果子一年冬是可以收入多少錢？咱們這塊地若是有機會賣人家蓋廠厝，最少也可以賣幾千萬。到時只有利息錢就花不完了。

陳父：幾——幾千萬？你有講不對沒？

清安：不信你問伊。（指雪莉）伊若講咱們這塊山坡地蓋廠厝會賺錢，我們公司董事長就決定要給咱們買。

陳母：（驚訝）啊！你那麼有才情喔？講一句話就有幾千萬，有影無影？

陳父：你不是臭頭仔洪武君來重出世？真的還是假的？

雪莉：——你爸媽在說什麼啊？

清安：我爸媽在問你，公司要買我們家這塊地是不是真的？

雪莉：喔！（對陳父、陳母）真的！真的！如果評估出來，方案可行的話，公司很可能就要到南部來設分公司，往南部發展。

清安：對啊！我們董事長講要給我投資，南部分公司要給我做副總經理，到時我就比伊（指雪莉）還大了。

陳父：這樣好！這樣好！有有錢人可做，還有美某可娶，半暝也賣給你。好！好！賣！賣！

△蔡旺進來。

蔡旺：賣啥？賣啥？三更半暝要賣啥？賣某啊？

清安：旺叔仔！

蔡旺：哎！安仔！返來迎迎啊？

清安：是啊！

陳父：來！來！來！吃茶！吃茶！

蔡旺：唉！那睡會去？（看雪莉）那有這麼水的小姐？

陳父：阮安仔的查某朋友啦！

△雪莉似乎聽懂了，向清安投以一抗議的眼光。

△清安有些尷尬，只好加以澄清。

清安：不是啦！伊是我們公司的經理啦！

△雪莉擺出笑容向蔡旺點頭致意。

蔡旺：經理啊！這麼少年，又是查某的，又水，你們安仔倒很會牽。

△清安得意的朝雪莉一笑。

△雪莉有些不解，却又不知道問題出在那裏。只好跟著笑了笑。

蔡旺：對啦！（對陳父），今天可有行口去你們的果子園看荔枝？

陳父：——有啊！那個王仔有去啦！怎樣？

蔡旺：他有開價格否？開多少？

陳父：那知啊？那要問平仔才會知影。（轉身喊叫）平仔！平仔！起來一下啦！你旺叔仔有事情要問你啦！

△清平房間燈亮。清平穿著汗衫，短褲出房門口。

清平：啥事情啦？

△雪莉顯得有些開心。招呼著。

雪莉：陳清平——陳先生！這麼早就睡啦？

△清平禮貌的向雪莉招呼，發現自己穿得十分不得體，大窘，轉身又進房間。

陳父：噯！那會又進去了？平仔！平仔！

清平：（OS）來了啦！

△清平急急忙忙出來，加了一條長褲。

清平：啥啦！

△雪莉有些不好意思，偷偷笑了笑。

△清安有些不解，看看清平，又看看雪莉。

蔡旺：（對清平）今天那個王仔不是有去看看你的荔枝？有開價否？

清平：有啊！

蔡旺：伊開多少？

清平：十塊啦！

蔡旺：十塊啊！嘿！平平種荔枝，你的荔枝較甜啊？秋仔給我開八塊半，海狗仔開九塊。每年你的價格都較好。

陳父：一分錢一分貨啊！我們種的荔枝較水，較甜，價格當然較高啊！

蔡旺：騙瘋的，平平土腳底生出來的，你們的就較甜，別人的都是垃圾。

清平：（笑）旺叔仔！不要鐵齒啦！你有歲了，力頭不像我們少年人這麼飽，鋤頭掘落吃沒深土，種出來的果子

，多多減減有差啦！

蔡旺：（感嘆的）人吃老了，那有辦法？鋤頭強要舉沒法了，還想要吃深土——

清平：叫你們福生仔返來啦！你也好退休享受一下啦！

蔡旺：他那會要？工廠上班牽查某較趣味呢！要叫伊返來種果子啊？較早睡較有眠。別愁了！

清平：種果子是那裏壞？賺的也不會輸人上班的。

陳父：就是嘛！相差某較歹娶而已啦！——

△清平一楞，看看陳父。

陳父：我不是在講你！我不是在講你！（對蔡旺）叫你們福生仔工廠牽一個，娶娶咧！厝某帶返來種果子，就不

免驚娶沒某了。

蔡旺：唉！到時再講啦！——（對清平）我的荔枝倚在你那裏賣好否？

清平：我還未要賣啦！

蔡旺：噯！王仔開的價格那麼好！你那會不賣？

清平：多好？現在荔枝價格正好！最少也可以賣十二三塊。

蔡旺：十三塊？我看你睡還沒清醒。舊年才賣四五塊，你忘了？

清平：還講咧！若不是大家競爭生意，黑白搶行口，價格沒標準，賣會出去就好！價格那會那麼壞？菜市仔小賣

一斤還二十幾塊呢！都給那些行口，販仔賺去。

蔡旺：那有辦法！大家不會團結起來，價格就隨便行口講啦！

清平：我明天來去打聽看看！別人平均賣多少，才來打算。

蔡旺：好啦！那我的跟著你賣好不好？我吃老了，沒那種精神可去跑闖④了。

清平：好啦！你放心啦！我的若是賣有十一塊，你的最少也可以賣十塊。

蔡旺：好！好！好！這樣就拜託你了，我要返來去了。

清平：還早咧！再坐一下。

蔡旺：好！好！好！

△蔡旺說著，走了出去。

△陳父打了一個大哈欠。

陳父：啊——我也要睡了。

陳母：平仔！我看十塊可以賣了啦！現在滿山坪都是荔枝，你不賣別人要賣，到時別人的賣了了，看咱們的要賣

啥人？

陳父：你給人家插啥嘴？荔枝是平仔在種，要賣多少給伊自己主意。

陳母：不過——（著急）等一下若是賣不出去，看要怎麼辦！

清平：賣不出去，我就駛發財仔載來去路邊喊！一斤隨便也有十五、二十元，驚啥？

陳父：就是嘛！走啦！走啦！來去睡！給少年的去打算，操這些做啥？

△陳父進房間。

△陳母無奈，到洗手枱洗洗手，也進房間去了。

△清平略顯煩躁，到榕樹下坐下，點了一根煙抽。

△雪莉看看清平，又看看清安。以眼神詢問。

清安：不要緊啦！我大哥就是這樣，每次收成的時候，談到價格他就生氣，說他沒討老婆，他也生氣。

△清平抬頭，佯怒的瞪了清安一眼。

△清安毫不在意，拉著雪莉坐下，把弄著茶具。

清安：別種啦！種水果幹什麼，一年到頭忙死累死，結果最後都是行口賺走了。自己賺不到三毛錢。

雪莉：行口是什麼啊？

清安：行口就是收購水果的大盤商。

雪莉：你們剛才講什麼「十塊」，「九塊」，是不是在講荔枝的收購價格？

清安：是啊！

雪莉：你們這裏荔枝這麼便宜啊？台北市場現在一斤四十塊吔！我昨天才剛買了一把！一斤半，六十塊，貴死了。

清安：等我們要回去的時候，給你帶一籬筐回去，一毛錢不要——哈！等一下！

△清安想到什麼，穿過正廳入後院。

△雪莉沏了兩杯茶，一杯舉到清平面前。

△清平看看雪莉，淡淡一笑，接下。

雪莉：開心一點嘛！不要生氣了。

清平：沒有啊！我那裏有生氣？——只不過辛辛苦苦種出來的水果，——唉！當黃金種，却被人家當垃圾買——很不甘心。

雪莉：不甘心就不要種嘛！做別的事。——

△雪莉一怔，看看清平。

△清平也一楞，有些過意不去。

清平：對不起啦！——你不是種田的，你不了解種田的人，對土地那種感覺。

雪莉：我是不懂，不過我想我大概可以體會你現在的心情。我們在台北做房地產也是這樣。每次精心企劃一個案子出來，就像生了一個兒子一樣，寶貝得很，可是送上去，又要因為很多市場因素而修改，七修八改的結果，每次都有那種「面目全非」的失落感。

清平：——你在講什麼？——喔！你是說蓋房子就像我種水果一樣，很有成就感，對不對？

雪莉：對！對！對！

△兩人開心的笑了。

清平：可惜我不會蓋房子，要不然我就幫忙你。

雪莉：（學清平口氣）可惜我不會種水果，要不然我就幫忙你。

清平：種水果很簡單的啦！翻翻土，拔拔雜草，沒有什麼啦！一下子你就會了。

雪莉：（學清平口氣）蓋房子很簡單的啦！挑挑磚，搬搬水泥，沒有什麼啦！一下子你就會了。

△清平一楞，發現雪莉正在學他，不由得笑了。

清平：——哈！哈！哈！

△雪莉也笑了起來。

△清安由後院出來，手裏一個托盤，盤中三個米酒瓶，三個酒杯。

清安：上酒囉！

△清安一陣風似的過來。

清安：來！來！來！管他什麼價格，九塊、十塊滾一邊去！來！今夜不醉不歸。

△清安擺著杯子，清平却一把攔過，拿起一瓶酒，就著瓶口喝了一口。

清平：這樣喝才有味道啦！

雪莉：噯！你們在幹什麼？沒事喝米酒。

清安：噯！這可不是米酒也！這是舊瓶新酒，我哥哥親手釀的荔枝酒，很好喝呢！

△清安也拿起一瓶酒，喝了一口酒，誇張的品味著。

清安：啊！玉液瓊漿也不過如此！

△清平看看雪莉，倒了一杯，遞給雪莉。

清平：喝喝看！我對土地的感覺，就是這種味道。

清安：對啦！對啦！喝喝看！我保證你絕對不會後悔。

△雪莉看看清平，有些猶豫。

清平：隨你！不用勉強！對土地的感覺，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很喜歡的，你是都市人，這種感覺離你實在太遠了。

△雪莉淡淡一笑，拿起酒杯。

雪莉：到鄉下來，不體會一下種田的人，對土地的感覺，好像有一點對不起你。

△清平淡淡一笑，舉瓶向雪莉致意，又喝了一口。

△雪莉舉杯回禮，怔了一下，終於鼓起勇氣喝了一口。

△清安熱切的看著雪莉喝酒。

清安：怎麼樣？怎麼樣？好不好喝？

△雪莉將酒含在口中，細細的品味著。

△清平又淡淡一笑，看著雪莉的表情，一付充滿自信的神采。

△雪莉慢慢將酒嚥下，半晌，慢慢的笑了，看看清平。

雪莉：我想——我大概知道土地是什麼味道了。

清安：什麼跟什麼啊！才喝一口你就醉啦？——

△清安話聲甫落，發現雪莉和清平正會心的對望著，不由得愣住。全場默然無聲。

△大幕緩緩落下。

第二幕 第一場

時間：前幕四天後的晴朗正午。

地點：同前。

人物：同前。

佈景：同前。

幕啓：八仙桌上擺著碗筷、菜肴，用一個紗罩罩著。

△雪莉穿著牛仔褲，抱著一大堆資料。上。天氣熱得似乎讓她有些招架不住。在榕樹下矮凳坐下，資料堆放在矮桌上，拿下帽子搥了搥，很自然的用大碗倒了茶壺裏的冷開水，喝了大半碗，似乎涼快多了，伸伸懶腰，靠在石礮上納涼，一邊看資料。

△傳來汽車引擎聲。

△清安進門，提了幾罐易開罐飲料。

清安：天氣好熱喔！（鬆鬆領帶）

雪莉：嗯！

△清安在矮凳坐下，打開飲料。

清安：哪！冰的。

雪莉：我不要！

清安：你不渴啊？

雪莉：我剛才喝了一大碗冷開水了，（指飲料）這種東西越喝越渴。

清安：噯！你要小心拉肚子啊！

雪莉：才不會呢！我看你大哥每次回來都喝這個。

清安：一個碗，大家喝來喝去，你不怕傳染B型肝炎啊！

△雪莉一怔，有些擔心。

雪莉：不——不會吧！

清安：不管會不會！你以後少這樣喝，還是這個（指飲料）安全又衛生。

△清安自願喝了一口飲料。

清安：熱死了！我都快活不下去了。

雪莉：你這樣就活不下去了？那你哥哥、爸爸整天在田裏幹活，他們又怎麼活得下去啊？

清安：——他們習慣了啊！

雪莉：習慣？誰天生下來就習慣這種天氣？這種習慣是多少熬練磨出來的，你知不知道？虧你還是農村子弟！

清安：我——！哎！你今天是怎麼回事？吃了炸藥啊？還是天氣太熱，火氣特別大？走！走！走！我載你回飯店

房間吹冷氣，好好的冷卻一下。

雪莉：不必啦！我倒蠻喜歡樹下乘涼的感覺。（哼唱）路邊一棵榕樹下！——！

△雪莉哼著。清安却不可思議似的，觀察著雪莉。

清安：噯！你這幾天真的有點反常呢！

雪莉：那有？你才反常呢！

清安：我說的是真的。——我覺得——你跟以前在台北的時候——不太一樣。

△雪莉一楞，不由得看了看自己。

雪莉：那——那裏不一樣？

△清安看了看雪莉，聳聳肩。

清安：我說不上來——不過——我記得我從來沒看你穿過牛仔褲。

雪莉：怎麼？不好看嗎？我在飯店旁邊那個夜市買的。

清安：不是不好看，只是我沒看過，覺得怪怪的。

雪莉：在台北上班，天天西裝革履，那有機會穿牛仔褲？話再說回來我現在整天在你們這裏的果園裏，田邊，到處跑，不穿牛仔褲穿什麼？適應環境嘛！

清安：我看你啊！再適應下去都要同化成一個村姑了。

△雪莉一怔，看看清安，一臉認真狀。

雪莉：你這話什麼意思？

清安：我——沒什麼意思，只不過你現在給我的感覺跟以前不太一樣，很不一樣。

雪莉：喔！我現在給你的感覺是像個村姑，那我以前在台北給你的感覺是什麼樣的？

清安：我——

△清安一臉尷尬，有些說不上來。

雪莉：你說說看啊！我們同事——幾年了？

清安：四年了。

雪莉：嗯！四年了！你說說看！我們同事四年，我到底給你什麼樣的感覺？

清安：我——我很佩服你！你一步一步往上爬，一直都是靠自己的能力——

雪莉：我也很佩服你的工作能力啊！我比你先進公司嘛！資格把你比下去了。我相信再過兩年你也會爬上業務經理的地位。——對了！你們家這塊山坡地，我給的評估分數很高喔！我看過不了多久，你就要變成我的上司了。

清安：（驚喜）真的？

雪莉：是啊！你看！我這幾天的成果。

△雪莉興沖沖的翻著資料給清安看。

雪莉：我發現你們家這塊山坡地，地理位置很好，離市區不算太偏遠，出入很方便，而市區的喧鬧生活又不會影響到這裡，尤其是晚上睡覺，蛙聲蟲鳴，很富有詩意，在竹林子裏散步的時候、蟬聲唧唧——那種感覺真的好極了。連我都愛上這裏了。

清安：真的啊！那照這麼說來，我提的那個案子可行囉？

雪莉：嗯！絕對可行！將來推出的時候，我一定要買一戶給我自己住。叫董事長打個六折。

清安：哈！連你都想要買這裏蓋的房子，那將來推出銷售還有什麼問題？——哈！太棒了，萬歲！

△清安樂得跳起來拍手。

△陳母一手一塊大冰塊，一手一塊黑色的仙草凍，用塑膠袋裝著。進來。

陳母：鬼打到啊？喊得大聲小聲的。

清安：阿母！地要賣了！地要賣了！

陳母：啥？啥？你在講啥？

清安：地啊！Charlie！「評估」的結果，咱們家的山坡地，可以蓋別墅了。

陳母：啊？蓋別墅啊？——你是講你們公司要給我們買這塊地，買幾千萬啊！

清安：是啊！咱們和公司蓋分的。咱出地，公司出資本，蓋好的厝，一半一半分。現在的房價正好！一間別墅都

要好幾百萬，上千萬，咱們這塊山坡地，最少可以蓋一兩百間——好幾億吧！哇——

陳母：好幾億？——真的還是假的？你是不是在做眼夢？

清安：沒有啦！沒有啦！這是真的啦！Charlie！

△清安興奮的推雪莉上前。

清安：你跟我媽說！這是真的。

雪莉：你不要急嘛！我還沒跟董事長報告呢！

清安：喔！快！快！快！你打電話給董事長。

△清安不由分說，急急忙忙推著雪莉進正廳。

雪莉：等一下啦！你樂瘋啦？

△雪莉倒回來，拿起資料，含笑入正廳撥電話。

△陳母提著冰塊和仙草凍，看兩人一進一出，一付莫名其妙的樣子，却又莫名其妙的笑著。

△陳父進門，一身莊稼打扮，看著陳母傻樣，有些好奇。

陳父：喂！你站在這裏做啥？給定身法定著了啊？

△陳母一驚，如夢初醒。

陳父：你是煮好沒？我肚子餓了。

陳母：不用吃了，不用吃了！咱們要發大財了。

陳父：發大財？（不以為然）掘到金仔角啊？⁽⁴²⁾

陳母：比掘到金仔角還要好呢！安仔上次不是說阿莉若是開嘴講一句，咱們的地就可以賣幾千萬，伊今天大概已經講出來了！安仔說什麼蓋別墅，值好幾億呢！

陳父：（驚喜）啊！那會愈來愈多？阿莉到底是講什麼話？

陳母：那知？

陳父：我是知影伊這幾天，都去山上繞來繞去，不知影在看啥——嘿！有影有才情：在山上繞繞咧，看看咧！
這樣就是在上班賺錢，那有那麼好的。——

△清安在電話旁歡呼了起來。

清安：哈！哈！喔！喔！

△雪莉掛上電話，顯得也很高興似的。

△清安樂得跟什麼似的，衝了出來。

清安：阿爸！阿母！好了！講好了！

陳父：講啥講好了？

清安：董事長說要派公司的總經理親身來一趟，若是沒啥問題，就要和咱們簽約了！

陳母：你們總經理要來啊？好！好！這樣我來去買一些菜，好好兒辦一桌請伊！

△陳母興奮莫名，將冰塊，仙草凍塞在陳父手上，興沖沖就要出去。

△清平氣沖沖和蔡旺正好進來。

清平：要買就來，不賣就罷！神氣哈！

蔡旺：好了！好了！少年人火氣不要那麼大！

陳父：啥事情啦！鬼打到啊！

蔡旺：那個行口王仔啦！昨天就講好了，一斤十二塊總包，今天又來講，莊仔尾進財仔講要賣伊一斤十塊半。叫

平仔要再落價啦！

清平：（怒）伊在那裏想啦！價格講好了，要落啥？生意有人做這樣喔？要買就來，不買就罷，沒在稀罕啦！

△雪莉很認真的聽著。

蔡旺：哎哟！你給旺叔仔好嘴一下。十一塊就十一塊，稱彩啦！時到日到了，若是不賣，到時太熟落果，看要賣

誰。

清平：要賣你賣伊啦！我不賣啦！

蔡旺：我是倚你賣也！你的不賣了，我是要怎樣賣？

△清平有些氣憤，又難以發作，到榕樹下坐下，倒了一大碗水猛喝，水流滿胸前。一付忿忿不平的樣子。

△大家都無話可說。氣氛弄得十分僵硬。

△雪莉吭了一聲，走到清平身旁。

雪莉：嗯——我大概知道你們在吵什麼了，是荔枝價格的問題嗎？

△清平看看雪莉，沒說話。

△雪莉似乎有些尷尬，淡淡的笑了笑。

雪莉：我——我可以說句話嗎？

陳母：說！說！說！說很多句都可以，越多越好啦！

△陳父拉扯陳母，示意她別開口。

陳母：給伊講好啦！伊是金口呢！講話咱們就賺錢。

△雪莉並不了解陳母在說什麼，關心的到清平身旁。

雪莉：我是不太了解你們這裏水果的產銷是怎麼一回事！但是我想——反正是做生意，基本的規則還是不變的，既然生意做不成了，首先要做的就是善後處理工作。一切依照合約的規定來。

清平：——什麼合約？

雪莉：難道你沒有跟對方簽和約，收訂金？

△清平一楞，搖頭。

雪莉：那就是你的不對了。——

清平：（不服）是他賴皮，是他說話不算話！怎麼變成我不對了！

雪莉：你沒跟對方簽約，你沒做好保護自己的工作，就是你不對！

清平：簽什麼約？我那一次賣水果不是爽爽快快的，說了就說的？還簽什麼約？

雪莉：做生意不能這樣。你想想看，一筆生意的交易過程中，一定會有很多意外狀況出現。既然沒有合約限制，

對方碰到更好的生意對象，他當然會轉移目標，想辦法去做利潤比較好的生意。

清平：這樣算什麼？他不講信用，他說話不算話！他根本不配當生意人！

雪莉：他不講信用也是你造成的。

△清平一怔看看雪莉，又火起。

清平：什麼我造成的？難道是我叫他去買別人的，難道是我叫他說話不算話的？

雪莉：你要是昨天有跟那個行口簽約，或者有收訂金，他今天還會變卦嗎？

△清平愕然，無話可答。

清安：大哥：Charlie！講得對啦！在商言商，你沒有跟人家簽約，拿訂金，就拿對方沒辦法，橫豎都是我們倒楣。你不肯妥協，荔枝不肯賣，留在樹上讓它熟透，爛掉，損失更大了。

陳母：對啦！對啦！阿莉講這樣有理啦！後擺講價格，就先收訂金，這樣那些行口就不敢九怪④。這擺十一塊賣

伊好了啦！以後再做以後打算。

陳父：沒你的事情啦！要賣不賣給平仔自己主意，叫你別插嘴，你是聽沒啊？

陳母：我是怎麼別插嘴？目調金金④看所有的荔枝放著給它爛，你才甘願是否？

△陳父有些哽咽。清安忙上前安慰。

雪莉：我知道你現在很不高興。但是，事情既然發生了，生氣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意氣用事也只會擴大損失，你又何苦呢？

△清平有些無可奈何，看看大家，氣焰和緩了一些。

清平：（對蔡旺）——你去和伊講就好。——叫伊先拿一些訂金出來。

蔡旺：（喜）好！好！好！這樣就好了！這樣就沒事了。我來去和伊講！我來去和伊講！

△蔡旺興沖沖的離去。

△清平仍然有些餘怒未熄，坐下來，窮極無聊，又倒了一碗水喝。

陳父：好了！好了！事情過去就煞，吃中午啦！

清平：我不要吃！你們去吃！

清安：大哥！算了嘛！計較那一塊錢兩塊錢幹什麼嘛！通通送給他也無所謂啊！以後我們這塊地賣給我們公司蓋

別墅社區，幾千萬元的收入——

△清平一楞，火起。

清平：（怒）誰說要賣地的？

△衆愕然。

清安：是——是我說的。是我的計劃。

△清平難以置信的看著清安，眼光咄咄逼人。

清平：你——你憑什麼計劃賣地？這塊地是我們全家人的，是我們陳家祖先留給後世子子孫孫的，你憑什麼賣掉

它！你憑什麼？

△清安顯得有些心虛，但仍然鼓起勇氣。

清安：我一個人當然沒有權利，可是——爸跟媽也都同意了啊！——

清平：（怒）我不同意！山坡地種水果種得好好的，為什麼要賣？

清安：為什麼不賣？！有這麼好的機會飛黃騰達，為什麼要放棄？種水果有什麼好？種一百年也種不出幾千萬來！

清平：我不稀罕什麼幾千萬，幾百萬！

清安：一斤荔枝十二塊你就稀罕啦？

清平：一斤一塊錢我也稀罕！

△清平、清安越吵越生氣，兩個都是一付想打架的模樣。

△陳父，陳母一臉著急擔心的樣子，却又弄不清楚到底吵的內容是什麼。一付手足無措的樣子。
△雪莉有些看不過去，上前插中間。

雪莉：好了！好了！你們兩個有完沒完？兄弟之間，有什麼事不能平心靜氣坐下來談的？

△清平，清安各自壓抑著怒氣，都有不想再吵下去的意向。

雪莉：（對清平）清安的計劃並沒有錯啊！你別太意氣用事好不好？

清平：（怒）誰意氣用事了？你懂什麼？！

雪莉：我是不懂！你弟弟好不容易爭取到和公司合作的機會，眼看著你們家就是千萬富翁了。你還有什麼不滿足的？你拿什麼理由反對？

△清平還想說什麼，抬頭看見陳父，陳母，清安站在一起，全都看著他。心裏似乎都明白了，神情頓時變得沮喪而激動。

清平：你們都同意了是不是？一比三，我怎麼反對都沒有用了是不是？啊？！

雪莉：你冷靜一點好不好？——

清平：（吼）你叫我怎麼冷靜？！那是我二十幾年的心血啊！我一點一滴開墾出來的成果啊！

△清平更加激動，有些哽咽。

△眾愕然，不知該說什麼才好。

清平：對！我是沒有理由反對！再種一百年也種不出幾千萬的水果來。——可是——可是——

△清平激動的說不出話來。

雪莉：你有什麼理由，有什麼困難，你說出來嘛！我們大家可以想辦法解決啊！——

清平：怎麼解決？我對土地的感覺怎麼解決？！

△清平一付欲哭無淚的神情。掉頭入房間。

△房間傳出最大音量的音量的閩南語流行歌曲聲。

△陳父，陳母，清安，雪莉你看我，我看你，全然無計可施。靜默。

△燈暗轉，換場。

第二幕 第一場

時間：前場同一日半夜十二時左右。

地點：同前。

人物：陳清平，林雪莉。

佈景：同前。

幕啓：夜深靜寂，只有遠處微微傳來蟲聲唧唧。

舞台全暗。只有榕樹下的小燈泡亮著。

矮桌上，拆著一個禮盒，放著三瓶大麴酒。地上則擺著兩個空瓶，和一大堆煙蒂。

△清平坐在石礮上，慵懶的靠著老榕樹，一手拿著一根煙抽著。另一手一瓶大麴酒，不時喝一口。瓶底的酒，已經所剩無幾。

△一束汽車車燈光來掃過。

△傳來汽車煞車聲。

△傳來汽車關門聲。

△雪莉慢慢走進來，有些不安，看看清平，勉強擠出笑容，到矮凳坐下。

雪莉：這麼晚了，還沒睡啊？

△清平瞄一眼雪莉，不說話，又喝了一口酒。

雪莉：我睡不著，跑出來開車兜風亂逛，看到院子裏還有燈光，所以——所以就進來看看。——沒想到你也睡不著。

△雪莉自己乾笑了一聲，有很尷尬的感覺。

△清平仍然沒答腔，又喝了一口酒。

△氣氛變得有些沈默。

△清平一付不太愛理雪莉的樣子。

△雪莉有些不知如何自處，掙扎半天，終於表現出一付豁出去的樣子。

雪莉：好吧！我想我也不必拐彎抹角了。其實我早就該跟你談談的。清安一直拜託我，叫我來勸你。

△清平看了雪莉一眼，又喝了一口酒。

雪莉：他是你的弟弟，但是他沒有勇氣面對你——你不要怪他，他有他的理想和抱負，他有權利追求他所想要的。

清平：（怒）他為什麼不自己來面對我？他為什麼自己不來跟我說？我們兄弟的事，要你來插嘴。

△清平恨恨的又喝了一口酒。

雪莉：我是不想插這個嘴！所以我到現在才來，我是為我自己來的！

△清平有些意外，看看雪莉。

雪莉：不管你接不接受，我都要向你道歉！不過，我不是為我自己向你道歉，因為我自己沒有錯。我是為我的工作為你帶來困擾而對你表示歉意。——（傷感）我知道你對我很不滿——

△清平楞了楞，態度有些軟化。

清平：——我不怪你！真的！在商言商，你有你的立場，你沒有錯！

雪莉：可是這一切亂七八糟的局面，都是因我而引起的。我——我很難過。

清平：不管清安帶回來的是誰，結果都是一樣的——都是亂七八糟的局面。——誰都一樣。

雪莉：（激動）對我來說不一樣！——（苦笑）你對我的感覺還跟昨天一模一樣嗎？

△清平一楞，無話可答。

雪莉：我本來以為我們可以成為好朋友的！——至少，在你心目中可以留下一點好印象，可是！我——我把一切都搞亂了！——我想幫你，却——卻沒想到反而給你帶來這麼大的打擊。我——我不該來的。

△雪莉有些哽咽欲哭的樣子。

△清平有些於心不忍，上前拍拍雪莉肩膀安慰。

清平：我真的不怪你！真的！你沒有錯！我怪你毫無道理。

雪莉：（激動）我有錯！我大錯特錯！我不但對不起你！也對不起我自己。

△清平楞了楞，不知道該如何應答。

雪莉：我對你的估計錯了！——我說的是真的，如果我早一點了解你，這一趟說什麼我也不會來了——評估結果也不會這樣了。

△清平一楞，看看雪莉。

清平：你了解我嗎？了解我什麼？——你了解我嗎？哈！哈！

△清平笑了笑，又喝完最後一口酒。

雪莉：是的！我了解，我現在了解你了。

清平：你確定？

雪莉：（毫不考慮）確定！

清平：哈！哈！連我都不了解我自己了，你怎麼會了解我——（有所感的）誰會了解我？哈！

△清平又想喝酒，發現沒酒了，洩恨的將酒瓶擲在地上。踉踉蹌蹌的走入後院。

△後院傳來翻箱倒櫃的聲音。

△雪莉似乎十分苦惱，一付苦悶狀。

△清平拿了一瓶米酒瓶出來。坐回榕樹下，打開瓶口，又喝了一口酒。

△氣氛沉默了半晌。

雪莉：我做過很多土地評估的工作。每一個人都希望我能夠做對他們有利的評估結果，讓他們的土地能夠很順利的和公司合作蓋房子出售。——我一向自認為自己大公無私，做評估的時候，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苦笑）所以，我很自豪的爬上了企劃經理的寶座。——可是，我這次的評估——天曉得！為什麼一變成二，二變成三了呢？

△清平楞了楞，看著雪莉。

雪莉：你罵我好不好？打我也可以——你知道嗎？——哈！哈！哈！哈！我想討好你！所以評估報告灌水了！

哈！哈！哈！哈！

△雪莉有些歇斯底理，又哭又笑。

△清平有些難以置信的看看雪莉，一時火起，揮手打了雪莉一巴掌。

△雪莉一個踉蹌，跌坐地上，扒在地上痛哭了起來。

雪莉：嗚——

△清平沉默了半晌，上前輕輕扶起雪莉，抱在懷裏。

清平：不要怪我！我需要發洩一下，你也應該受一點教訓！你知道嗎！你帶來好幾天的快樂，却也帶來長期的痛苦。

△清平有些哽咽。

△雪莉止住哭，由清平懷裏抬頭，看看清平。

△清平似乎有些不好意思，放開雪莉。拿起酒瓶喝了一口。站起來，也把雪莉拉了起來。

雪莉：——你還會讓我感覺土地的味道嗎？

△清平一楞，將酒瓶遞出。

△雪莉接過酒瓶，毫不考慮仰頭喝了一口，將酒瓶遞還給清平。

△清平有些意外，看看雪莉，又喝了一口。

雪莉：——感覺沒變，味道卻變了。

△清平一楞，不由得聞了聞瓶口。

雪莉：（苦笑）多了一股不太友善的火藥味。

△清平又一怔，終於笑了笑，又將酒瓶遞出，雪莉又喝了一口。緊握著酒瓶。

雪莉：——還是很好喝。——真的，很香！很好喝。

清平：（感慨的）每年農曆仲夏，也就是五月的這個時候，果園的荔枝正是長得最好，最甜的時候。——我每次

都摘最大，最甜，最好的樹頭青。然後釀一罈，一罈的荔枝酒。等到第二年的仲夏，再把酒開起來喝，再釀新的酒。——明年再釀新的酒，後年再喝——李子成熟時，我喝李子酒，釀李子酒，龍眼成熟的時候，釀龍眼酒，喝龍眼酒。——守著這塊土地，守著這塊土地給我的感覺。——一年又一年，就這麼過來了。

——

△雪莉有些動容，又喝了一口酒。

清平：我從小就不怎麼愛唸書。寧可『荷鋤日當午，汗滴禾下土』，也不願意舒舒服服的坐在教室裏々々口，々々口。六年級的作文『我的志願』，我寫說我長大要當個偉大的農夫。我們老師還給退了回來，叫我重寫，說我的志願沒有出息——長大以後——就這麼沒出息的長大了。

雪莉：哈！哈！哈！

△雪莉開心的笑了起來，又喝了一大口酒。

清平：你別喝光了！

△清平搶過酒，喝了一大口。

雪莉：——蠻好的長大方式。（苦笑）哈！哈！就這麼簡單的被我結束了。

△兩人又沉默下來，輪流的喝了幾口酒。

雪莉：你為什麼還不結婚？

清平：因為沒有人願意嫁給我。

雪莉：為什麼沒有人願意嫁給你？

清平：因為不願意嫁給我。——說得好聽一點，要找一個了解我的人並不容易。說得難聽一點，沒有女孩願意嫁我這種沒出息的莊稼漢。

雪莉：我並不覺得你沒有出息！——當然！還不認識你的時候，我也許會認為你沒有出息。因為我一直以我自己的標準在衡量別人。人家都說我是「女強人」。所以，我一直認為年輕人就應該像我這樣，努力工作，力

爭上游，這樣才叫做有出息。

清平：你說得都沒有錯！都對！

雪莉：對！我說得都對！可是——我很羨慕你吔！你知不知道？

清平：（搖頭）你羨慕我什麼？

雪莉：我有理想，我也對未來抱著希望。我努力工作，拼命賺錢，把自己弄得忙碌不堪，就是希望在我年紀大的時候，能夠有一份悠閒，與世無爭的生活。

清平：——嗯！很好啊！很好的理想。——這跟你羨慕我有什麼關係？

雪莉：因為你現在就過著我將來想要過的生活！

△清平一怔，看著雪莉。

雪莉：（吟唱）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綠樹村邊合，青山廓外斜——

△清平一楞，笑了！拍起手來。

清平：來！喝兩口。

△雪莉接過酒，又喝了一大口。

雪莉：你現在還會認為我不了解你？

△清平一楞，開朗的笑了。

清平：哈！哈！哈！（吟唱）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綠樹村邊合，青山廓外斜——

△大幕在吟唱聲中，緩緩落下。

第四幕 第一場

時間：前幕隔天下午五時左右。

地點：同前。

人物：清平，清安，雪莉，陳父，陳母，總經理。

佈景：同前。

幕啓：八仙桌擺在廳中，桌上擺了一桌豐盛的酒菜。

△陳母刻意的穿得非常漂亮，東摸西摸欣喜的整理著庭中小擺設，電風扇擺了兩台。

△陳父由房間出來，一邊穿著西裝，却不知道領帶怎麼打。腳上還穿著拖鞋。

△清平一身莊稼打扮進門，看見廳中酒席，楞了楞。

△陳母有些尷尬，一付心虛的樣子。

陳母：今天——這麼早就返來？

清平：行口王仔荔枝來載走了！——

陳父：平仔！來！來！領帶給我綁一下！

△陳父拿著領帶上前，陳母立刻入後院。

△清平在褲子上擦了擦手，幫陳父把領帶繫好。

陳父：等一下安仔他們總經理要來！你去洗身軀洗洗咧！出來招待一下。

△清平一怔，不置可否，到洗手台下拿出水桶，到大灶舀水。

陳父：你不要這樣！土地雖然是你小弟要賣，但是你是大子吧！你嘛有份！大子大份，細漢子細份！你爸給你靠！不會給你們小弟佔高。

△清平看着陳父，也不知道該說什麼，舀了半桶熱水，徑自提著入浴室。

△陳父一怔，想說什麼似的，跟上前去。

陳父：你放心啦！安仔雖然要將貴土地的錢，拿去做生意，但是你的份額，我一角銀也不能讓伊黑去！你若不要做生意，也不要緊！看你要做啥事業！你講！阿爸一定徹底支持你。——

△陳父洵不絕的說著。跟在清平身後嚕噓，先跟進浴室，清平由浴室出來，進房間，拿了換洗衣服，又出來，再進浴室。陳父一路跟著。本來還想跟進浴室，清平却「碰」的一聲將門關了起來，讓陳父碰了一鼻子灰。陳父楞住，看看浴室。

△陳母悄悄由後院出來，在大廳門口張望著。

△陳父有些無可奈何！離開浴室附近。一付心事重重的樣子。不時回頭看浴室，表情沉重。

陳母：平仔講怎樣？

陳父：（沒好氣的）那有講怎樣？你們都主意要賣了，他還有啥話可講。

陳母：什麼我們主意的？你就沒份喔？這件事情你也很贊成。

陳父：我那會知影平仔會反對？我早若知影平仔不肯賣，我也會反對。

陳母：（不服）你只會替平仔打算，就不用替安仔考慮？他要去做生意，替厝裏面賺大錢，這樣可有不對？

陳父：錢！錢！錢！你目調底只有剩錢而已！錢沒賺不會死啦！

陳母：種果子不是為著賺錢？平仔是賺錢，誰都要賺大錢，誰要賺少的？平仔死頭腦，你也要和伊同款否？

△陳父無話可答，有些無可奈何。

陳母：去穿皮鞋啦！等一下安仔他們頭家來了，給他看到要給伊笑死啊？

陳父：穿淺拖是怎麼樣？有什麼好笑？

△陳父不滿的嘟囔著。却又不得不走入廳內房間換穿皮鞋。

清安：楊總！請進！請進！

△陳清安必恭必敬的將楊總經理請了進來。

△楊總意興風發的走了進來。

△雪莉穿著窄裙西裝，恢復以往一板一眼的樣子，和楊總一起走了進來。

清平：阿母！（對楊總）這是我媽。（對陳母）這位就是楊總經理。

楊總：陳太太你好。

陳母：好！好！總經理好！

△陳母有些不知所措，很不自然的伸手和楊總握手。楊總見狀，伸出手想握，陳母却以為楊總無意握手，很尷尬的把手縮了回來。弄得雙方很尷尬。

△清安忙入內廳，搬來一條長板凳出來。

清安：總經理，請坐！不好意思，家裏也沒什麼像樣的椅子。

楊總：沒關係！沒關係！

△楊總大方的坐下來。看看四週。

△陳母急忙入內廳倒著茶水。想了想，進房間。

楊總：陳主任！沒想到你們家還保持這麼完整的傳統樣子。將來蓋別墅拆掉很可惜喔！

清安：是啊！這幢房子是我曾爺爺蓋的，我們一家人已經住五代了。

△清安突然想到了什麼，不由得回頭看了看老宅，表情有些沉重。

△雪莉似乎也有所感，表情凝重。

△楊總有些不解兩人的表情，一付丈二金剛狀。

楊總：Charlie！你怎麼啦？心情不好？

雪莉：喔！沒有啊！大概是給太陽曬得有點發昏。

楊總：噯！這幾天真是辛苦你了。平常上班，舒舒服服坐在冷氣間辦公，把你派到這種偏僻的地方，一定讓你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屈。

雪莉：沒有啦！——

楊總：你放心，公司絕對不會虧待你！這一趟回去，重重有賞，哈！哈！哈！

△雪莉勉強擠出笑容，陪著笑了笑。

△陳父陳母由房間出來，商量好了似的，走出廳門。

清安：爸！（對總經理）這是我爸爸，這位是總經理。

楊總：陳先生你好。

陳父：總經理啊！歡迎！歡迎！

△陳父和楊總經理熱烈的握手。

陳父：我們安仔在台北，給你很照顧。

楊總：沒有啦！陳主任很不錯！很努力！以後很有前途！

陳父：謝謝！謝謝！

清安：阿爸！楊總已經去果子園看過了，他很滿意。

陳父：這樣啊！最好！最好！

楊總：陳先生！我想我們以後一定可以做好朋友。（指雪莉）林經理這次對這個案子的評估評價非常高，我相信

我們雙方這次的合作，一定會賺大錢！

陳父：——最好！最好！來！來！來！給我請一下！給我請一下！

楊總：哎呀！你太客氣了！太客氣了！

△五人你勸，我請，入廳內坐下吃飯。

陳父：來！來！來！我敬你！

楊總：謝謝！謝謝！我也敬你！

△廳內場面變得熱鬧起來，倒酒，敬酒，喝酒，不一而足。聲音隱去。

△雪莉心情不佳，有心無意的應付著。

△院中。

△清平洗好澡，穿著汗衫，短褲出來。發現廳中正熱鬧的吃著飯，心一沉，轉身進自己的房間。

△廳中。

△雪莉似乎查覺什麼聲響，向眾人點頭示意，離座，沿著走廊走到清平房間門口。敲門。

△清平開門出來，看看雪莉，一付有些意外的樣子。

雪莉：我們總經理來了！你不去去打個招呼？

△清平搖頭。一笑。

清平：我的風度沒那麼好！

△兩人沉默下來。清平又打量著雪莉的裝扮。

雪莉：也許——現在反悔還來得及。我去跟我們總經理說實話，說評估的效果不是百分之百——頂多只有百分之

七十，值得投資，也值得考慮。

清平：——算了！總不能叫我爸爸，媽媽，清安的千萬富翁夢，清醒過來吧！

△清平淡淡說著，仍然看著雪莉打扮。

清平：你進去喝酒應酬吧！

雪莉：——我還是比較喜歡感覺土地的味道。

△清平淡淡一笑，搖搖頭，仍然看著雪莉。

雪莉：真的啊！我——你在看什麼？那裏不對了？

△雪莉不由得看看自己。

清平：哈！哈！哈！哈！

△廳中，清安聽見笑聲，好奇伸出頭來，發現雪莉，清平正在聊天，楞在當場。

雪莉：討厭！你在笑什麼嘛！

清平：——沒什麼啦！我在想，你今天的打扮——

雪莉：我的打扮怎麼樣？有什麼好奇怪的？

△雪莉不放心的又看了看自己。

清平：一點都不奇怪。我只是在想，我是不是該進去換上西裝領帶，才配跟你站在一起。

雪莉：（不悅狀）你在諷刺我啊？

清平：沒有，我記得我第一次見到你的時候，你也是這種打扮——哈！

雪莉：你還好意思說。妨害風化。

△雪莉也有些不好意思。

雪莉：說真的！你喜歡我的打扮嗎？好不好看？

清平：——好看是很好看，喜不喜歡很難說，不過我不討厭就是了。

雪莉：只是不討厭而已？

△雪莉略顯失望，一臉不高興。

雪莉：從來沒有人說我穿套裝不好看的。

清平：我沒說不好看啊！我只是不太喜歡而已。

雪莉：那你喜歡我穿什麼？

清平：不穿最好！

雪莉：哎！什麼話？沒想到你這個種田的鄉下人，也這麼不老實，哼！

清平：鄉下人也是人啊！鄉下人也有七情六慾，鄉下人也會想好好談一次戀愛。

△雪莉一怔，似乎明白了什麼。

雪莉：那——那你去找個對象啊！

清平：我已經找到了，你幫我看看，成功機率大不大，好不好！

雪莉：好！好啊！——（不自主的東看西看）

清平：別看啦！

△清平用手抬起雪莉下巴。清安驚訝得走出來。
清平：用眼睛看不到，用心才看得到。

雪莉：——

清平：你這一身打扮，是你的本來面目，還是你的面具？

△雪莉一怔，不知如何回答。

△清平不經意抬頭，看見清安，不覺一楞，又盯著雪莉。

清平：（大聲）你自己說，如果這付女強人打扮是你的本來面目的話，那你就是屬於清安的。如果這付打扮是你的面具，那你就是屬於我陳清平的。

△雪莉有些不好意思，甩開清平的手。

雪莉：那有這樣問人家的啦！

△雪莉不經意的看見清安，頓時羞紅了臉。

△清安勉強笑了笑，走上前。

清安：（對清平）你終於正式宣戰了，是不是？

清平：——從小到大，我什麼都讓你，這個——我不讓——這種競爭應該很公平吧！

清安：一點也不公平！（苦笑）她根本還沒愛上我。——算了！我本來就不太欣賞她的本來面目，就像不太欣賞你的生活方式一樣。

△清平，雪莉一怔，不約而同看看清安。

△清安鬆鬆領帶，裝出一付若無其事的样子。

清安：老實說！你來的第一天晚上，我就知道我——沒什麼希望了。

△清平，雪莉不解的互相看了看。

△清安淡淡一笑，吐了一口氣。

清安：你才喝了一口酒，就說：『我知道土地是什麼味道了。』——（苦笑）我就知道完了。——你跟我老哥才是一國的！你們才是同一個世界的。——祝福你們——真心的，真的！

△清平感動的上前擁抱清安，兩人互相拍了拍對方背部。

△廳中，陳父和楊總忽然吵了起來。陳父拍桌子。

陳父：這樣怎麼可以，免講！

楊總：蠻！你這個人怎麼這樣？說翻臉就翻臉！

△清安，清平，雪莉大吃一驚，不約而同上前。

陳父：變面就變面！怎樣！免講啦！

清安：是怎樣啦！有話好好講啊！

雪莉：這麼回事啊！剛才不是談得好好的？

楊總：誰知道他在發什麼神經！談得好好的，說翻臉就翻臉。

陳母：（對清安）你頭家講果子園裏面，祖公仔的墓地都要遷走啦！

陳父：那怎麼可以？這是我們祖公仔的風水地也！那可以黑白遷？

清安：——總經理！——我們鄉下人，對祖先的墓地都比較注重——這樣好了！有墳墓的地保留不要蓋房子，好不好？

楊總：那怎麼可以？這個「逍遙山莊」的別墅區，將來蓋的時候，講究的就是整體美，怎麼可以保留幾個墳墓？

——誰花錢來買旁邊有墳墓的別墅？

清平：——阿爸，總經理在說也有道理！——

陳父：免講啦！若要遷祖公仔風水，等我死去再講。

△陳父氣沖沖的進房間去。

楊總：（怒）你看！你看！你看！簡直莫名其妙！哼！

△楊總也氣沖沖的出去。

△陳母、清安、清平、雪莉左右為難，不知道試勸阻那一邊才好。

△燈暗轉、換場。

第四幕 第一場

時間：前場同一日晚上十時左右。

地點：同前。

人物：陳父、清平、清安、雪莉洋

佈景：同前。

幕啓：八仙桌酒菜已經收拾乾淨。

△清平和陳父坐在樹下喝老人茶。陳母面色沉重的坐在一旁。

△陳父火氣似乎已經不再高昂了，抽煙、喝茶。

△清平若無其事的沏著茶。

清平：安仔若愛，就給伊去做！祖公仔也不一定會反對！發那種脾氣做啥？沒路用啦！伊也是愛多賺一些錢，做有錢人，給你們好命。

陳父：免！沒那幾千萬，你爸也不會餓死！

清平：個性別這樣啦！荔枝價格壞，緊早晚就餓肚子。

△陳父火起，拍了清平一下腦袋。

陳父：你娘咧！你不是一直反對賣土地？

清平：既然講要賣，就賣，不要反悔！不然安仔不是很失望？我是不要緊！反正我就是這樣，做什麼工作都可以。安仔較有前途，伊又不是要做歹事情，既然伊有心要發展，你也答應在先了，就不要反起反倒⁽⁴⁵⁾，給安仔歹做人。像這樣大家歹面相看！以後是要叫安仔怎樣返去公司上班？

△陳母悲從中來、抽泣起來。

△陳父有些火起。

陳父：你哭啥！沒有錢人可做，心肝內不願啊！

清平：好了啦！發阿母的脾氣做啥？

陳母：（怒）你攏不要替安仔設想！你想要怎樣就怎樣，你可有替安仔想看看！他的頭路還要不要吃？

陳父：頭路不免太吃！返來種果子是多壞？

清平：（無可奈何）爸！一人一片天，各人一條路。安仔不是種果子的角色啦！給他去台北和人發展較好啦！

陳父：免！

清平：好啦！——

陳父：不免！

△清平硬裝出生氣的樣子，大吼！

清平：要啦！

△陳父一楞，看看清平。

清平：若要叫伊返來種果子，當初何必給伊讀那麼多書？

陳父：我——

清平：你不是希望安仔後日賺大錢？現在正經要賺大錢，你才在那裏反起反倒，莫怪阿母講你老翻癩！

陳父：我——

△陳父無話可說，大窘。

△氣氛沉默了半晌。

△清平看看陳父。

清平：到底打算怎樣？

△陳父看看清平，不知該如何回答。

清平：你說啊！你做老爸，給你主意就好。

陳父：——你講這樣，我是怎樣主意？生成我是吃老了，後日仔這間厝，果子園，也攏是你們兩個兄弟的，現在不費，後日仔你爸若死，你們要把我埋在那裏，你爸可以主意嗎？祖公仔風水更不用講了。生成先死是死是你爸！我主意有啥路用？

清平：你既然知影反對沒路用，你何必和總經理翻臉？該爭的不爭，不應該堅持的，才在那裏大聲小聲。

陳父：你娘咧！你爸若不是為了你，那用得著得失總經理，借題和他翻臉？

△清平一怔，看著陳父，十分意外。

陳父：你爸今年六十二啦！做食最少也做五十年了，你心肝內在想啥，你爸攏知！我若不是想要替你爭取，我那得在那裏反起反倒？——

△陳父有些尷尬，不知該如何往下說。

△清平有些動容，極力壓抑情緒，盡力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

清平：阿爸！不用啦！我也很贊成賣土地。——

陳父：騙瘋的！

清平：真正的，我——

陳父：你別騙我，你在想啥，你爸很清楚！

△清平不知該如何應答，又不得不硬起頭皮否認。

清平：真正的。我已經將你的印鑑，厝契，地契都拿給安仔，叫伊去他們總經理簽約了。

陳父：（意外）啥？你攏拿給伊去辦了？——你娘咧！你爸給你賣去都不知。——還和你爸在那裏做戲，什麼

要給我主意，你娘咧！

△陳父氣沖沖從柴堆抽了一根棍了，就要打清平。

△清平伸手將陳父的棍子抓住，一付無可奈何的樣子。甩開棍子。

清平：那一個不是在做戲？做來做去，結果都一樣，你發脾氣做啥？

△陳父愕然，無話可答，沮喪的丟下棍子。

△一陣短暫的沉默。

清平：安仔有心要做事業，既然做老爸，做兄哥的，有能力給伊幫忙，就成全伊，其他還有什麼可說的？

△陳父無話可答，又沉默下來。

陳父：——你們的事情，你們的事情，我不管了。

△傳來汽車引擎聲。

△清安，雪莉進門。雪莉換穿了牛仔褲。而清安拿著一個牛皮信封。

陳母：安仔！你阿爸已經答應要遷風水了。

△清安一楞，抬頭，看陳父。

陳父：——祖公仔的新墓地要找較好的，不能潦草。

清安：不必了啦！沒路用了。

△眾愕然。

△雪莉聳聳肩，一付無奈的樣子。

雪莉：總經理很火大，打電話向董事長說壞話。清安不服，和他吵了一大架，結果這個案子就完全被否決了。

清平：為什麼？你的評估不是做得很漂亮嗎？

雪莉：漂亮有什麼用？他用一句『民風保守、溝通不易，將來業務執行上困難重重』就可以把整個案子完全否定了。

清安：算了啦！不蓋也罷！（對眾人）我知道你們都一直在幫我的忙。（對雪莉）你的評估灌了不少水。（對清平）你也下了很大的決心才讓步的——我已經很幸福了。——說真的，這麼可愛的家，我還捨不得它被拆了呢！

△眾無言。

△清安走到陳母身旁，安慰陳母。

清安：我答應要帶你去台北好命，可能還要過幾年，你還是先和大的好命一陣子，好否？

陳母：——你好好我就好。——

△陳母動容，拍拍清安。

△清平一笑，也拍拍陳父肩膀，彷彿哥兒倆似的。

△雪莉含笑看著天倫圖。

△大幕緩緩落下。

△劇終。

閩南語話彙註解

1. 傢私：工具之意
2. 做食：工作之意
3. 量早：提早之意
4. 沒閒：沒有時間，忙碌之意
5. 孝生：兒子
6. 有孝：孝順
7. 你爸：「老子」之意。男人粗俗自稱。
8. 休睏：休息之意
9. 煞：停止、罷手之意
10. 鬧陣：在一起之意
11. 淺拖：拖鞋之意
12. 歸位：固定地方之意
13. 黑白：胡亂、無章法之意
14. 後尾：後院之意
15. 稱彩：隨便之意
16. 攏是：都是；全部是
17. 橫直：反正之意
18. 知影：知道之意
19. 一擺：一次之意
20. 吃伸的：吃剩的之意
21. 同款：一樣之意
22. 囡仔：小孩子之意
23. 頭路：職業之意
24. 查某：女人之意
25. 番仔番比霸：不可理喻之意。

26. 出脫：出頭、出息之意
27. 伴手：禮物之意
28. 歹勢：不好意思之意
29. 不甘：捨不得之意
30. 水：漂亮、美之意
31. 暗頓：晚餐之意
32. 閒講：聊天之意
33. 不是款：不像話之意
34. 厝邊頭尾：鄰居之意
35. 老翻癩：老糊塗之意
36. 某：老婆之意
37. 定著：安定之意
38. 兩步七仔：有兩下子之意
39. 丈姆：丈母娘之意
40. 子婿：女婿之意
41. 跑闊：奔走之意
42. 金仔角：金塊之意
43. 九怪：搗蛋之意
44. 目睷金金：眼睜睜之意
45. 反起反倒：反覆無常之意